藏書武臣傳卷五十六

賢將

關羽

關羽字雲長河東解人也先主爲平原相以羽張飛爲別部司馬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胄也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操東征先主奔袁紹羽爲操所執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使張遼及羽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遂解白馬之圍操即

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操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
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
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
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
羽殺顔良盡封曹所賜拜書告辭而去奔先主於袁軍先
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以書問諸
葛亮超人才可誰比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
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
未及髯之絶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
悅以示賓客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

陰雨、骨猶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旣入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乃除、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飲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將軍黃忠破斬夏侯淵、先主欲用爲後將軍、亮曰、忠之名位、素非關馬倫比、今便令之同列、關遙聞之、心必不悅、先主曰、吾當解之、遣司馬費詩拜羽爲前將軍、羽聞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也、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當與君

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爲
君侯不宜以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
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爲惜此舉動恐
有後悔爾羽大感悟即受拜是歲羽率衆攻曹仁於樊操
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
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郟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爲之
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鋭司馬懿蔣濟
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
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先是權遣使爲子索羽
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

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操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衆妻子矣、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子興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爲侍中、數歲卒、後龐德子會隨鍾鄧伐蜀、蜀破盡滅關氏家

張飛

張飛字翼德、涿郡人、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先主奔江南、操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

先主聞操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横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决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顔生獲顔飛呵顔曰大軍至何敢拒戰不降顔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顔應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益州既平以飛領巴西太守曹操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督別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山道迮狹

郃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去、飛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先主爲漢中王、拜飛爲右將軍、假節鉞封西鄉侯、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檛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謚曰桓侯

李勣

李勣、曹州離狐人、本姓徐、大業末、韋城翟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説曰、公鄉壤、不宜自剽殘、宋鄭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艦相屬、往邀取之、可以自資、讓然之、李密亡命雍丘、勣説讓推密爲王、以奇計破王世充、當是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飢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月數萬人、勣爲密曰、天下之亂、本于飢寒、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濟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月勝兵至二十萬、武德二年、密歸唐朝、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抵魏郡、皆勣統之、而未有所屬、勣謂長史郭孝恪曰、此人衆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

之敗以爲已功也乃錄郡縣戶口密啟密使自上之使至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封萊國公賜姓李後從秦王伐東都及平竇建德俘王世充俱有功貞觀三年爲通漢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磧保於九姓果不可得若約齎薄之可不戰而降也靖大喜率衆夜發勣勒兵從之頡利欲走勣前屯磧石不得度由是酋長及部落五萬皆降于勣詔拜勣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徙封英治并州凡十六年以威肅聞後帝自將征高麗以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破蓋牟遼東白崖等城從戰駐蹕山嘗得暴疾醫謂必用須

灰、帝自剪須以賜勣、疾良愈、留宴、帝顧勣曰、朕思屬幼孤無以易公者、公昔不負李密、肯負朕哉、勣感泣、因齧指流血、俄而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及帝寢疾、顧謂太子曰、爾於世勣無恩、以事出之、我死、即用爲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高宗立、召授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遂爲尚書左僕射、尊寵無比、高宗欲立武昭儀爲后、畏大臣異議、未敢決、李義府許敬宗又請廢王后、帝召勣與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顧望不對、帝乃密訪勣、勣對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決、詔勣與志寧奉冊立武氏、而王后遂廢、總章二年、

俗氣不可當

卒、年八十六、勣戰勝必推功于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持法嚴明、故人爲之用、臨事選將、必訾相其奇龐福艾者遣之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勣且死、謂其弟弼曰、我見房玄齡杜如晦、皆辛苦立門戶、悉爲不肖子所敗、我子孫今以付汝、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搒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笑房杜也、勣子震、震子敬業、少從勣征伐、有勇名、歷太僕少卿、襲英國公、爲鄆州刺史、嗣聖元年、坐贓貶柳州司馬、會給事中唐之奇貶括蒼令、詹事府司直杜求仁貶黟令、長安主簿駱賓王貶臨海丞、弟敬猷自盩厔令坐事免、俱客揚州、失職怏怏、時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而

囚之諸武擅命誅戮唐子孫殆盡天下憤怨敬業等乘人
怨謀起兵旬日兵至十餘萬傳檄州縣疏武氏過惡復廬
陵王太子位又索狀類太子賢者奉之詭衆曰賢實不死
武后遣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往討滅之
能人
先是敬業問計於軍師魏思溫對曰公既以太后幽縶天
子宜身自將兵直趨洛陽山東韓魏知公勤王附者必衆
天下指日定矣敬業曰不然金陵負江王氣尚在宜先并
常潤爲霸基然後鼓行而北思溫曰鄭汴徐亳士皆豪傑
不願武后居上蒸麥爲飯以待我師奈何欲守金陵投死
地乎敬業不從使敬猷屯淮陰韋超屯都梁山而自引兵

擊潤州下之思溫歎曰兵忌分敬業不知席捲度淮率山東士先襲東都吾知無能爲矣

李生曰李勣一言喪邦何謂哉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乎此探本之說也然此本于人情而彼合於名教固宜其不相入耳然又安知夫專事名教者平生果無三房五室與帷薄之私乎吾又恐其不免於責主之明而恕已之暗也甚矣修身齊家之說之足以禍天下也非修身齊家之不可也所以聞誠正修齊之說者非也今未暇論是夫高宗之庸其能割枕席之愛以拱手聽於諸公乎武氏妬悍怙寵其能低頭回心終爲人下乎諸公於此

亦不智矣諸公但見犯顏敢諫之為忠殺身成仁之名美拘守聖人名教之為賢不知適所以增武氏之虐焰而鼓之滔天也蓋至於易姓受命改唐為周然後知其罪不獨在李勣許敬宗而在褚遂良長孫無忌等矣彼其敢於肆毒與羅織誅殺宗室大臣幾盡者不過欲以箝天下之口而使之不敢違異也使當時大臣盡如陳平絳侯略無違異之嫌則武氏固聰明主也非呂氏比也試觀近古之王有知人如武氏者乎亦有專以愛養人才為心安民為念如武氏者乎此固不能逃於萬世之公鑒矣夫所貴乎明王者不過以知人為難愛養人才為急耳今觀婁郝姚宋

諸賢並羅列於則天之朝，迨及開元猶用之不盡，如梁公者，殊眷異禮，固沒身不替也，宋璟剛正嫉邪，屢與二張爲仇，武氏亦不過也，何也，賢人君子，固武氏之所深心愛惜而敬禮者也，彼其視廬陵王相王，懦而不足與有爲，不待他日有天下而後見也，然則武氏決非女主也審矣，善乎賈生之言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競小廉矜小行，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耳，由此觀之帝王卿相所責者固大矣，若謂勣爲喪邦，則陳平絳侯阿諛順旨，梁公終始於濁亂之朝，褫裘縱博日與淫奴爲伍，是皆萬世之罪人矣

王晙

王晙洛陽人少孤好學長豪驥不受銜檢擢明經第歷遷殿中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時朔方軍元帥魏元忠討賊失利歸罪于副將韓思忠請誅之晙以思忠勇智可惜乃廷議諍之思忠竟得釋而晙亦由是出為渭南令景龍末累遷朔方副大總管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晙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賊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大呼鼓角應之賊大驚疑旁有伏自相鬬死者萬計進并州都督長史突厥默啜為拔曳固所殺多降分置河曲既而降者稍稍叛去晙上言突厥向以亂故款塞與部落無間也延傃北風何嘗忘之今徙處河

曲使內伺邊鍔乃是畜養使爲間諜日月滋久奸詐愈深比者不受要約兵已屢動擅作烽區閉障行李虜脫南牧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接表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啗以金繒且言南方麋鹿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寬鄉給之程粮雖一時之勞然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也不然前至河氷且必有變書未報而虜已叛乃敕晙將并州兵濟河討之晙間行卷甲捨幕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於神曰晙事君不以忠爲天所殛者當自蒙罪士衆無與心誠忠而天監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

雪霽晙遂自東道追及叛胡獲三千級以功遷御史大夫朔方道行軍大總管胡康待賓反詔郭知運與晙討平之玄宗以宮人賜知運等晙獨不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也詎有常近闈掖而臣子敢當之乎晙氣貌偉特人謂之熊虎相慕節氣有古人風其馭下肅吏人畏愛之

渾瑊 夷種

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世爲皐蘭都督父釋之有才武從朔方軍積戰多累遷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沒瑊年十一善騎射隨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媼俱來邪是歲立跳盪功

後二年、從破賀魯部、拔石堡城龍駒島、其勇常冠軍、遷中郎將、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射驍騎將李立節、貫其左肩死之、肅宗即位、瑊以兵趨行在、至天德、與虜軍遇、敗之、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新鄉、擢武鋒軍使、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功㝡、改太常卿、實封二百戶、懷恩反、瑊以所部歸子儀、從子儀擊吐蕃、吐蕃引去、瑊邀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建中中、李希烈詐爲瑊書若與同亂者、帝識其謀、不疑、更賜良馬錦幣、帝狩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從、授行在都虞候、京畿渭北節度使、朱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瑊曳車塞門焚以

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四集晝夜不息凡浹日鑒塹圍城城中死者可藉人心危惴或夜縋出掇蔬本供御帝與瑊相泣泚方據乾陵下瞰城翠翟紅袍左右宦人趨走宴賜拜舞又縱慢辭戲斥天子以爲勝在景刻使騎環馳責大臣不識天命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氈及韋冐之周布水囊爲鄣城東北搆木廬蒙韋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隍帝召瑊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賜瑊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署衣以授因曰朕與公訣矣瑊前與防城使侯仲莊擩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然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

王師乘城者皆凍餒、甲弊兵鹽、瑊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
瑊中矢、自搵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焚、
賊皆死、舉城歡譟、是日、詔授瑊二子官、乃第賞將校、泚攻
城益急、會李懷光奔難、賊乃去、追後乘輿進狩山南、瑊以
諸軍衛入谷口、懷光追騎至、後軍擊却之、乃率諸軍趨京
師、賊韓旻拒武功、瑊率吐蕃論莽羅兵、破之武亭川、斬首
萬級、遂屯奉天、以抗西面、李晟自東渭橋破賊、瑊與韓游
環、戴休顏以西軍收咸陽、進屯延秋門、泚平、論功、以瑊兼
侍中、實封戶八百、天子還宮、授河中絳慈隰節度使、河中
同陝虢行營副元帥、蹊樓煩郡王、徙咸寧、賜大寧里甲第、

女樂五人、與李晟鈞禮、吐蕃相尚結贊陷鹽夏、陰窺京師、畏瑊與李晟馬燧、欲以計勝之、乃詭辭重禮、請燧講好、詔約盟平涼州、以瑊爲會盟使、爲結贊所刼、副使崔漢衡以下、皆陷、惟瑊得免、貞元四年、虜入涇邠、授邠寧慶副元帥、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十五年卒、年六十四、贈太師、謚忠武、瑊好書、通春秋漢書、慕司馬遷自敘、著行紀一篇、天性忠謹、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閱視、每有賜予、下拜跽受、常若在帝前、世方之金日磾、故帝終始信待云、貞元後、天子常恐藩侯生事、稍桀驁則姑息之、惟瑊有所奏論、不盡從可、輒私喜曰、上不疑我矣、故治蒲十六年、常持平、

猜間不能入君子賢之

李抱眞　夷種

李抱眞安興貴之裔也世居河西僕固懷恩反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眞問狀抱眞對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爲朝恩所殺故衆信而爲之用誠以子儀領朔方可不戰而解矣既而懷恩果敗以抱眞爲殿中少監抱眞因言百姓勞逸在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更受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凡八年抱眞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戰征之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刓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

閱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戍卒二萬既不廩於官而府庫實故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云德宗嗣位領昭義節度建中中田悅反圍邢及臨洺詔抱眞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悅於雙岡斬其將楊朝光遂解臨洺邢之圍復與悅戰洹水進圍魏悅戰城下復大敗之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又聞德宗走奉天抱眞與燧乃各引麾下還屯於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眞獨以數州截然橫絕潰叛中離阻其奸爲羣盜所憚興元初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竊名號則欲

臣制諸叛於是衆稍離心適天子下罪已詔並赦羣盜抱
眞乃遣客賈林以大義說王武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
而心尚猶豫抱眞將自造其壁乃悉以軍事委司馬盧元
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 壯○哉
厲兵東向雪君之恥亦唯子即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泚
希烈爭竊帝號朱滔攻貝州足下既不能與兢長雄豈可
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且詔書罪巳禹湯之心也上方暴
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而泣涕下交顧武俊亦泣
左右皆泣抱眞因退臥帳中熟寢者久之武俊感其至誠
乃指心誓天曰此身巳許公死矣食訖約爲昆弟而別曰

日合戰大破滔抱眞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游雖小善皆甲辭厚幣數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錄亦徐以禮謝遣末年喜方士有孫季長者爲治丹餌丹二萬丸不能食且死以彘肪穀漆下之疾少間益服三十丸而卒卒年六十二

李光顏　夷種

李光顏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從河東軍爲裨將節度使馬燧見而悅之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劒贈之元和元年討蔡詔以其軍當一面光顏乃壁溵水明年大破賊時曲初賊晨壓其營以陣衆不得出光顏毀柵將數騎突入反往一再矢集其身如蝟光顏子時在軍中攬馬

歎泣諫光顏挺劒叱之於是士爭奮擊賊乃潰當是時諸鎭兵環蔡十餘屯相顧皆莫肯前獨光顏先敗賊俄又與烏重胤破賊小溵河初都統韓弘約諸軍攻賊賊先薄重胤壘重胤中矛創甚來請救於光顏光顏策賊出則小溵河之堡可乘且重胤壘亦未可破乃遣田穎宋朝隱襲其城堡夷之弘怒不救重胤將戮穎會中人景忠信至矯詔械繫穎于在所馳以聞有詔釋穎并詔弘曰違都統令當死但以功可贖赦之以爲後圖可也弘不悅自是光顏與弘有隙矣十一年光顏屢困賊拔凌雲柵捷奏入帝大悅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四月敗賊於郾城死者十三

弘素蹇縱陰挾賊自重惡光顏有功欲撓戲之乃飾名姝教歌六博襦襪珠琲費百鉅萬遣使遺光顏光顏約以旦日請入旦日光顏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姝至秀曼都雅殊可愛樂光顏徐曰我去家久以爲公憂誠難報德然衆士皆棄妻子蹈白刃我又何忍獨享此樂爲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厚誓不與賊同生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泣遂厚遺使者而遣之弘大慚裴度築赫連城於淹口率輕騎出觀賊賊以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城爲震壞度危甚光顏力戰却賊乃免先是光顏策賊必至密遣田布伏精騎溝下扼賊歸路賊敗去死溝下者無數由是賊悉

銳士當光顔而李愬得乘虛入蔡矣賊平加檢校司空仍鎭忠武寶曆二年卒年六十六初裴度宣慰諸軍還爲憲宗言光顔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故帝以度爲知人

曹彬

曹彬字國華眞定人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列於席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印人皆異之在周隸世宗帳下宋太祖典禁旅時衆皆嚮目獨彬中立不倚太祖器重之及即位伐蜀以劉光毅爲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以彬爲都監兩川既平王全斌等晝夜宴飮縱部下漁奪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等搆亂擁衆

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卒平蜀亂彬之力也還日橐中唯圖書衣衾上謂彬清介廉謹受宣徽南院使義成節度使七年將伐江南彬奉詔與李漢瓊田欽祚先赴荊南發戰艦潘美帥步兵繼進十月詔彬分兵由荊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十一月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十二月大破其軍於白鷺洲八年正月又破其軍於新林港二月師進次秦淮城下大敗之俘斬數萬計自三月至八月連輒破進克潤州金陵受圍至是凡三時吳人樵採路絕彬每緩師冀李煜來歸十一月彬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

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公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城陷煜與其臣百餘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懦無斷旣已降必不能自引決凱旋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副帥潘美以賀彬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

俘、上謂之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竊視彬微笑、上詰所以、遂以實對、上亦大笑、未幾、拜樞密使、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從征太原、加兼侍中、爲彌德超所誣、罷爲天平軍節度使、旬餘、上悟其譖、進封魯國公、雍熙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于固安、四月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五月戰于岐溝關、諸軍敗績、先是上遣彬崔彥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趨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趨雲應、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

不暇援山後矣既而美之師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訝彬進軍之速及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雄州以援餉餽上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粟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按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俟美等盡略山後地乃會重進之師而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進累建功而已握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鋒起彬不得已復裹糧再往攻涿州犇冉大衆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為所躡大敗彬等至

具伏違詔失律之罪彬責授右驍衛上將軍餘以次黜四年起彬爲侍中眞宗即位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趣駕臨問手爲和藥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氣可取臣若内舉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薨年六十九謚武惠彬性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盡以給宗族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問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新婦爲不利而朝夕笞杖詈之吾故緩之

耳所居堂壼敝壞子弟請加修葺彬曰時方寒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吾不欲傷害之也入成都日有獲婦女者彬閉之一第竅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謹守衛洎事罷訪其親還之無者嫁之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宥府爲請於上上乃許

藏書武臣傳卷五十六終

藏書賊臣傳卷五十七

盜賊一

劉盆子等赤眉賊

劉盆子者、城陽景王章之後也時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自號三老是時青徐大飢寇賊蜂起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逄安東海人徐宣等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擊王莽探湯侯田況大破之遂北入青州王莽遣廉丹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餘人廉丹戰死王匡走赤眉遂掠

楚沛汝南潁川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興卽隨使者至洛陽見更始更始皆封爲列侯然崇等雖封而實未有國邑乃復亡歸營將其衆入潁川而自分爲二部更始三年至弘農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又相與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立盆子爲帝攻東都門入長安城更始降遂大掠城中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室復引而西過祠南郊車甲兵馬最爲猛盛衆號百萬入安定北至揚城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汙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

故赤眉多行婬穢焉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時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虛白骨蔽野遺人往往聚爲營堡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所得十二月復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光武乃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分爲二道以要其還路勑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崤底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爲乃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

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帝令縣厨賜食明旦大陳兵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等曰諸卿大爲無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溺社稷汙井竈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令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子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而憐盆子厚賞賜之以爲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使食其稅終身

李卓吾曰漢祚之延長子孫之永賴也宜哉創守者斷斷乎當以漢爲法矣

破六韓拔陵

後魏政亂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衆反諸鎮華夷之民皆響應拔陵遣别帥衛可孤攻懷朔鎮時鎮將楊鈞擢賀拔度拔拔為統軍并其三子允勝岳為軍主以拒之魏使李崇持節北討撫軍崔暹鎮軍廣安王深皆受崇節度自拔陵之反二夏豳凉寇盗烽起秦州亦推其黨莫折念生為天子魏又遣崔延伯蕭寶寅帥諸將討念生時崔暹違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陵戰于白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遂引還平城賴賀拔度拔父子糾合鄉里豪傑共襲衛可孤殺之六月拔陵聞廣安王深於

五原賀拔勝募二百人開東門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
叅軍于謹言于王曰今寇盜烽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
請奉大王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之謹兼通諸國語
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
長乜列河等將三萬餘戸南詣深降深欲引兵至折敷嶺
迎之謹曰拔陵兵勢甚盛聞乜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
若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乜列河餌之而伏兵以待
之拔陵果引兵邀擊乜列河盡俘其衆伏兵發拔陵大敗
復得乜列河之衆而還拔陵南走渡河以死是時蕭寶寅
出兵累年將士疲弊秦賊擊之寶寅大敗關中驚擾雍

州刺史楊椿募兵得七千餘人帥以拒賊詔加椿行臺節度旣而楊椿有疾求解乃復以寶寅爲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椿謂其子昱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踰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且寶寅不藉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恐有異心汝赴京師當啓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須此三人也昱面啓魏主及太后皆不聽九月秦州城民杜粲殺莫折念生十月寶寅果反自稱齊帝魏復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爲行臺以討之寶寅攻馮翊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

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長安可坐取也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脩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兵不得進如何曰珍孫行陣一夫因緣為將可為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坂西逼河瀆封疆多在郡東脩義驅帥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勢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恒農北渡據石錐壁侃聲言停此以待步兵且以望民情向背而令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

臺舉三烽、即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士、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脩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稚克潼關、遂入河東、寶寅奔萬俟醜奴、是時魏主遇弑、爾朱榮已入洛陽矣、入月賊將葛榮引兵圍鄴、爾朱榮救鄴、擒葛榮至洛、斬於都市、葛榮餘黨韓樓復據幽州、爾朱榮以撫軍將軍賀拔勝爲大都督鎮中山、樓畏勝威名、不敢南出、榮復使大都督尖山侯淵討韓樓、淵騎卒甚少、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摠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必

能取之淵遂張軍勢設攻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值賊馬步十餘萬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縱之復許還其馬仗左右皆諫淵曰我兵旣少不可力戰須為計以閒之乃可克也淵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為淵內應遂遁去追擒之二年萬俟醜奴侵擾關中爾朱榮遣武衛將軍賀拔岳討之時赤水蜀賊斷路岳進擊破蜀賊於渭北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士又稅民馬合萬餘匹醜奴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帥步騎二萬進至渭北與岳會岳引百餘騎隔水與語稍引而東至淺水處岳即騎馬東出賊以為走棄步兵輕騎南

渡渭追岳岳依橫岡設伏兵以待賊半渡岡東岳還兵擊之賊敗走岳下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而下大獲人馬遂擒菩薩降其步卒萬餘醜奴走安定岳復追賊至于汧渭停軍牧馬宣言天時熱未可行師俟秋涼乃進晡時密嚴諸軍相繼俱發黎明圍元進大柵拔之縱所得俘囚諸柵聞之皆降遂進抵安定城下醜奴復敗走趣高平岳復輕騎追及於平涼賊未成列直閣侯莫陳崇單騎入賊陣生擒醜奴城中執蕭寶寅以降關中遂定

黃巢

黃巢曹州人世鬻鹽富于貲善擊劍騎射喜養亾命咸通

末、歲飢盜興、王仙芝亂長垣有衆三千、殘曹濮二州、先時謠言曰、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及仙芝盜起、時議畏之、巢喜亂、卽與羣從八人募衆數千以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衆遂數萬、關以東州縣大抵皆畏賊、賊於是放兵四略、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追擊賊、遺貲布路、士爭取之、率逗撓不前、賊轉入申光、殘隨州、執刺史據安州、北掠齊魯、入鄆州、殺節度使、陷沂州、及仙芝爲宋威所獲、傳首京師、其衆復推巢爲王、巢自號衝天大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萬餘、轉掠淮南、時僖宗以幼主臨朝、號令出於臣下、南衙北司、迭相矛盾、以至九流濁亂、

小人讒勝、賢豪忌憤、退處草澤、旣一朝有變天下離心、故巢之起人士多附之巢馳檄四方、章奏論列、指目朝政之弊皆士不逞者之辭也、會巢兵在江西者、爲鎭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寇新鄭郟城襄城陽翟者、爲崔安潛逐走、在浙西者、其賊帥多爲節度使裴璩斬獲、死者甚衆、巢大沮畏乃詣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鎭不一、未足制已隨卽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璆、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因刊山開道七百里、趨建州、遂入閩、園福州、觀察使棄城走、巢入城、焚燒室廬是時閩地諸州皆沒有詔以駢爲諸道行營都統以拒巢、巢復轉陷桂管、進寇廣州、

執節度使李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告入關因詆宦豎亂
朝指諸臣與中人賂遺交構狀及刺史殖財產縣令犯贓
等皆當時極敝廣明元年巢遂自桂編大桴沿湘下衡永
破潭州走招討李係朗州兵十餘萬殲焉投胔蔽江進逼
江陵衆號五十萬十月巢據荆南會山南東道節度使劉
巨容壁荆門使沙佗以五百騎釣轡藻韉望賊陣縱而遁
賊以爲怯明日賊將乘以戰而馬識沙佗語呼之輒奔還
官兵伏于林賊急追伏發大敗之巢懼度江東走或勸巨
容追賊荅曰國家多負人事平則得罪因止不追故巢得
復整其衆攻鄂州入之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攻臨安

還殘宣歙等十五州、復以計破殺駢將、而陷睦婺二州、又
取宣州、濟采石、侵揚州、當此時也、高駢按兵不出、巢又悉
衆渡淮、妄稱率土大將軍、整衆不復剽掠矣、所過惟取丁
壯益兵而已、進攻汝州、遂陷東都、東都留守劉允章、率百
官出迎賊、巢入勞問、里閭晏然、允章之力也、明日夾攻關、
王師潰、田令孜以神策兵五百、奉帝趨咸陽、賊自東都抵
京師、千里相屬、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與羣臣迎賊灞上、巢
乘黃金輿、入自春明門、登太極殿、宮女數千迎拜、稱黃王、
巢喜曰、殆天意歟、初入京、見窮民、皆抵金帛與之、甫數日、
遂大掠、縛居人索財物、富家皆跣而驅、爭亂人妻女、火廬

谷不可貲、宗室侯王屠戮無類矣、巢遂舍含元殿、卽帝位、號大齊、是時乘輿走至成都、巢使朱温攻鄧州陷之、以捍荊襄、遣林言尚讓寇鳳翔、爲鄭畋將宋文通所破、不得前、畋乃傳檄召天下兵、於是詔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爲諸軍行營副都統、唐弘夫爲行營司馬、弘夫拔咸陽、栰渭水、破尚讓軍、乘勝入京師、巢竊出至石井、邠涇軍爭入、競掠貨財子女、巢伏野次、覘之見其備弛、卽遣賊率衆數百掩邠涇軍、都人猶謂王師至、相與出讙迎、時軍士得珍賄不勝載、賊至、皆負重不能走、是以甚敗、巢復入京、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餘人、血流遍溢、謂之洗城、明年正月、鴈門節

度使李克用遣將夜襲京師火會聚時諸鎮兵亦至克用遣部將楊守忠等最先進擊賊渭橋呼聲動天巢夜奔入商山委輜重珍貨於道諸軍爭取之不復追故賊復得整軍去四年李克用率山西兵由陝濟河而東壁汝州破尚讓於太康取萬級獲械鎧馬羊萬計巢大恐解而去克用追巢巢引殘衆走封丘克用追敗之巢涉汴北引夜復大雨克用聞之急擊巢河瀕巢渡河夜走胙城入宛句奔兗州克用追至曹獲男女馬牛萬餘乘輿器服等擒巢愛子克用軍晝夜馳糧盡不能得巢乃還巢衆僅千人走保太山巢計蹙謂林言曰我欲討國姦臣洗濯朝廷事成不退

亦誤矣、若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言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并殺其妻子、巢從子浩衆七千、爲盜江湖間、自號浪蕩軍、天復初、陷瀏陽、殺略甚衆、湘陰彊家鄧進思、率壯士伏山中、擊殺浩

妖賊二

黃巾賊張角

鉅鹿張角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衆共神而信之、於是分遣弟子、周游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梁、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奔赴、填塞道路、州郡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歸、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書京城寺門、及州縣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

荆楊數萬人期會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諝
徐奉等爲内應約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未及作亂而角
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馬元義於雒陽下冀
州逐捕角等角知事已露晨夜馳勑諸方俱起皆著黄巾
以爲標幟故時人謂之黄巾賊亦名爲蛾賊焉角自稱天
公將軍角弟寶地公將軍寶弟梁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
府劫畧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旬月之間天下嚮應京
師震動乃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
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討頴川黄巾儁與賊波才戰敗
波才遂圍皇甫嵩於長社嵩兵少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

會大風嵩約束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鋭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皷譟而出奔擊賊陣賊驚亂奔走遂大破賊斬首數萬級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會遣小黄門左豐視軍索賂遺不與誣植不進兵之罪檻車徵植仍詔嵩討角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大破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餘人角先以病死剖棺戮尸傳首京師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十餘萬角餘黨以趙弘爲帥衆復盛據宛城朱儁與荆州刺史徐璆等合兵擊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相拒儁登土山以望顧謂司

馬曰、吾知之矣、遂解圍、又擊破之、斬首萬餘級、餘衆復奉孫夏爲帥、還屯宛、儁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拔宛城、孫夏走、儁追至西鄂精山、復破、斬萬餘級、於是黃巾破敗、其餘州郡所誅、每郡輙數千人

五斗米賊張魯

張魯、祖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將兵擊漢中、虜太守蘇固、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敎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已信號祭酒、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又置義米

肉懸之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
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樂之雄據
巴漢垂三十年建安二十年曹操自散關出武都征魯魯
欲擧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衆拒關操攻破之魯乃奔南
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
意未達寶貨倉庫國家之有也遂封藏而去操甚嘉之又
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使盡將家屬以出操遂逆拜
魯鎭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侯邑萬戸封魯五子皆爲
列侯又爲子彭祖取魯女魯薨謚曰原侯

奉五斗米道賊孫恩

孫恩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師事錢塘杜子恭而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爲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傳其術泰見天下兵起以爲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衆三吳士庶多從之及泰爲道子所誅其從子恩逃入海衆聞泰死皆謂蟬蛻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内史王凝之於是會稽吳郡吳興義興臨海永嘉及東陽新安等八郡一時俱起皆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朝廷戒嚴遣衛

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恩聞八部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勾踐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羞走矣、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去、朝廷乃以徐州刺史謝琰爲會稽內史、戍海浦、恩復入餘姚破上虞、寇邢浦、害謝琰、朝廷大震、遣寧朔將軍高雅之擊恩、恩復還海、於是復遣牢之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扈瀆壘、緣海備恩、明年恩復入浹口、敗雅之軍、牢之進擊恩、恩復還於海、轉寇扈瀆、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劉裕總兵緣海距戰、恩衆乃敗、狼狽赴海、尋又集衆北寇廣陵陷

之復浮海而北劉裕躡之累戰大敗由是衰弱沿海而還裕亦尋海要截之復大破之於扈瀆恩遂遠迸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爲臨海太守辛景所破窮蹙自沉于海而死妖黨及妓妾等皆謂之水僊投水從死者以百數恩民之愚一至是乎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元興二年循寇東陽劉裕討循循窘急遂迯于海乃泛海到番禺寇廣州逐刺史吳隱之而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入貢時朝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義熙中劉裕北伐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妹夫也勸循乘虛而出初道覆欲裝舟艦使人伐材於南康山

許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即於郡中減價發賣、居人貪賤、爭賣衣物市之、如是數四、故船版大積、及道覆舉兵、按賣券而取、無敢隱者、乃并力裝船、旬日而辦、遂寇南康、害鎭南將軍何無忌、建旗南下、戎卒十萬、舳艫千計、又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州、逕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不能聽、道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後竟爲裕所敗、

妖賊宋子賢

隋大業九年帝在高陽唐縣人宋子賢善爲幻術每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又懸大鏡於堂上紙素上畫爲蛇爲獸及人形有人來禮謁者轉側其鏡遣觀來生形像或蟆見紙上蛇形子賢輒告云此罪業也當更禮念又令禮謁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惑信日數百千人遂潛謀作亂將爲無遮佛會因舉兵欲襲擊乘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遶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京房易飛候曰妖言動衆者茲謂不信路無人行不出三年起兵自是天下大亂路無人行

貪贓三

蔡京

京、興化仙游人、登熙寧三年進士第、司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爲期五日、同列病大迫、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後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爲、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惇光不同、十年之間、京再莅其事、成如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而又知其才矣、使有聖主因才而任之、果何事不可爲也、而乃細責瑕疵、摘其奸險、以能發未

萌之惡爲先見數人不可當之罪遂爲盡忠其人旣無所容則不暇顧狼狽百計反噬而後爲快亦自然之理矣常安民旣言京以侍從與中官相交結矣陳瓘又因朝會見京視日久而不瞬語人曰京之目力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禀賦敢敵太陽吾恐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也京聞瓘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瓘使答之曰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自已也時曾布在樞密恐京執政忌之密言於蔡卞曰弟旣備位承轄兄不可以同升乃只進承旨徽宗即位京奪職提舉洞霄宮居杭州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京與之游因附語言論

奏至帝所由是帝頗屬意京太學博士范致虛素與左街道錄徐知常善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致虛深結之共道京平昔謂非相京不可宮妾宦侍又皆合口共稱譽京故帝遂擢致虛右正言起京知定州復用爲學士承旨拜尚書左丞俄代曾布爲右僕射京起斥逐一旦得志遂陰託紹述之柄用條例故事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十餘人爲僚屬擢童貫領節度使欲兵柄士心皆歸已建澶鄭曹拱州爲四輔各屯兵二萬而用其姻昵宋喬年胡師文爲郡守禁卒扞掫月給錢五百驟增十倍以固結之於是威福在手中外莫敢議矣時元祐羣臣貶竄死徙略盡京

猶怨恨不已命等其罪狀首以司馬光為姦黨刻石文德殿門又自書為大碑徧班郡國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近甸于時承平既久帑庾盈溢京又倡為豐亨豫大之說以娛悅上心五年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帝以言者毀奸黨碑凡京所建置一切罷之免京為太乙宮使京使其黨陰援於上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三年臺諫交論其惡遣京致仕四年御史張克公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不軌不忠凡數十事貶太子少保出居杭州政和二年召還京師復輔政初國制凡詔令皆中書門下議而後命學士為之至熈寧間有内降手詔

不由中書門下共議蓋大臣有陰從中而爲之者至京則又患言者議故作御筆密進而丐徽宗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而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羣下皆莫敢言宣和二年京復致仕六年以朱勔爲地再起領三省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視事悉決於季子絛凡京所判皆絛爲之絛代京入奏益恣爲姦利兄攸不能堪發其事上怒呼童貫使詣京令上章謝事京不得已以章授貫欽宗即位邊遽日急京盡室南下爲自全計天下皆罪京爲六賊之首侍御史孫覿等始極疏其姦惡乃貶節度副使衡州安置行至潭州死年八十一子

入大、儋先死、攸脩伏誅、絛流白州死、肇以尚帝姬免竄餘子及諸孫皆分徙遠惡郡、先時京毀司馬光呂大防范純仁等景靈宮繪像、又毀范祖禹唐鑑及三蘇黃庭堅文集、又自書姦黨爲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愚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於淮甸、以及真楊楚泗爲七倉以聚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船運上京、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

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以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飢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羨財以供後費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繼者效尤而本錢竭矣本竭則不能增糴儲積空而輸船之法壞矣至晚歲京漸覺事勢狼狽其從子應之自興化來因訪問以人才應之愕然曰今天下人才盡在太師陶鑄中某何人敢當此問京曰不然覺得目前盡是面諛脫取官職去底人恐山林間有人欲得知之應之曰太師問及此其不敢不對福州有張觷者抱負不苟觷時適

赴吏部京遂賓致之爲塾客然亦未暇接語也胥師道甚尊諸生不能堪一日呼諸生來前曰汝曹學走乎諸生曰某等常聞先生教言但令緩行未聞學走也胥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旦夕賊發火起先到汝家若學得走可以逃死諸子驚歸告其父京聞之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入與胥坐胥曰今日自救已是遲了惟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叩其所知遂以楊時對時自是始有召命胥後守南劒設方畧以拒范汝爲全活一城甚得百姓心後知處州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計其所費問之胥云可造一小舟以寸分尺便可計筭

蔡卞、京弟也、與京同年登科、王安石妻以女、因從之學、徽
宗卽位、諫官陳瓘任伯雨言卞之惡、有過於惇、陳次升上
疏、言卞洗垢索瘢、中傷士類、其事主行雖在章惇、卞實啓
之、時人目之爲笑面夜叉、蔡攸、京長子、其後與京權勢相
軋、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攸別居賜第、嘗詣京、京正與
客語、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爲胗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
中得無恙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卽辭去、客以
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吾疾罷我也、數日、京果
致仕、攸以季弟絛、鍾愛於京、數請帝殺之、帝不許、攸與王
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

優侏儒道市井淫媟詼浪語、妻宋氏出入掖禁、童貫伐燕、以攸副宣撫、入辭、二美嬪侍上、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御史言攸罪不減乃父、燕山之役、禍及宗社、驕奢淫佚、載籍所無、詔置萬安軍、尋遣使者誅之、

賈似道

似道台州人、少落魄、爲游博、以其姊貴妃有寵於理宗、遂詔赴廷對、擢太常丞、淳祐十年、以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寶祐二年、加同知樞密院事、似道從此威權日盛矣、端平初、孟珙帥師會元兵共滅金、約以陳蔡爲界、師未還、而似道用趙范謀、發兵據殽函、絕河津、取中原地、元兵擊敗之、

遂繼攻淮漢自是兵端大起似道爲之也開慶初元憲宗自將征蜀元世祖時以帝弟攻鄂州元帥兀良哈解由雲南入交趾自邕州蹂廣西破湖南傳檄數宋背盟之罪理宗大懼乃以似道軍漢陽援鄂即軍中拜右丞相十月鄂東南陬破宋人再築再破似道乃密遣宋京詣軍中請稱臣輸歲幣不許會憲宗晏駕乃許之元兵拔砦而北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梁殺殿兵百七十人遂上表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百官郊勞如文彥傅故事明年元世祖即位遣信使郝經等持書申好息兵且徵歲幣似道方使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而

密令淮東制置司拘經等於眞州軍營國人皆不知所謂請和也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三年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似道每與羣妾踞地鬬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性酷嗜寶玩因建多寶閣日登閣賞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冢取之然畏人議已務以官爵牢籠一時士又加太學飡錢寬科塲恩例以利啗人由是言路斷絕自圍襄陽以來每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及襄陽降似道曰臣始屢請行邊先帝皆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度宗崩元兵破鄂大學諸生亦羣言非師臣

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臨安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以行至蕪湖、遣曾安撫以荔子黃柑遺元丞相伯顏俾宋京如軍中、請輸歲幣稱臣如開慶約、不許、會陳宜中請誅似道似道亦自上表乞歸乃謫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福王與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有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似道行時、侍妾尚數人虎臣悉屏去奪其寶玉徽轎蓋暴行烈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斥似道名侮辱備至似道至古寺中、見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至漳州木綿菴、虎臣諷之自殺不聽、曰太后許我不死有詔卽死虎

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拉殺之、

李生曰、所謂貪賊者、謂其志在得失、猶可得而餌之籠罝而使之也、如林甫秦檜者、方自以才知駕御一世、非漢祖之神聖、魏武之雄傑、安能使之哉、故有國者、不可不愼也、

若蔡京使貪可也、陳平使詐可也、周興來俊臣等、使之殘刑以逞可也、彼呂不韋司馬仲達諸人、雖以秦皇之威、魏武之狡、不可畜而使之也、何也、彼固以畜秦皇魏武爲也、一滅秦於先、能使秦皇爲其子、一滅魏於後、能使魏武不能棄其身、皆千古巨奸、未可輕易、非是則雖狠如敦温、逆如安史、皆可得而驅馳畜養之矣、不必棄也、何也、天下惟

少人最多才故也才不易生哉尤不易棄此惟眞聰明之主能知也懷恩懷光乃心王室區區之心無以自明不能低頭就戮甘心於讒賊之口遂發憤以至此耳非可與逆賊同比倫明矣是皆死難立功之臣也若王陵數子不忍去官而恐殺母非但母死不奔喪已也曾參絕之矣

反賊四

僕固懷恩

僕固懷恩鐵勒部人也世襲都督懷恩善戰驍識戎情部分護嚴安祿山反從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討賊雲中破之擒薛忠義于下馬邑進會李光弼戰常山走史思明肅宗即位與子儀赴靈武時同羅部落叛附祿山子儀率懷恩迎擊之懷恩子玢戰敗降虜已而自拔歸懷恩怒叱斬玢將士股栗皆殊死戰虜遂敗退收馬槖駝器械甚衆至德二載從子儀下馮翊河東走賊將崔乾祐襲潼關破之賊將安守忠苦戰王師敗績懷恩至渭水無舟抱馬鬣以逸

帝乃詔廣平王爲元帥使懷恩統回紇兵從王戰香積寺北賊以一軍伏營左懷恩引回紇馳掩之戩斬無遺賊氣沮既又以回紇夾攻賊戰酣脫甲援矛直擣賊陣殺十餘人衆驚靡亦會李嗣業鏖鬬賊遂大敗會日暮懷恩見王曰賊必棄城走願假壯騎二百縛安守忠致麾下王曰將軍戰疲且休矣對曰守忠等皆天下驍賊驟勝而敗此天與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衆必爲我患王不從固請通夕四五反遲明諜者至守忠等果遁去又從王破賊於新店克復兩京有殊功詔封豐國公又從郭子儀破安太淸下懷衛二州攻相州戰愁思崗常爲先鋒勇冠軍中乾元二

年拜朔方行營節度使進封大寧郡王懷恩爲人雄重寡言應對舒緩然剛决犯上始居偏裨意有不合雖主將必折詬其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子儀政寛能優容之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從光弼守河陽攻懷州降安太清子瑒亦善鬪將兵每深入多殺賊太清妻有色瑒刼致幕下光弼命歸之不聽而以卒環守光弼復馳騎趣之射殺七人奪妻還太清懷恩怒曰公乃爲賊殺官卒邪及光弼與史思明戰邙山遂不用令以覆王師帝思其前功召入爲工部尚書代宗立拜朔方行營節度以副子儀初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毗伽闕可汗可汗又爲少子請昏上

以懷恩女妻之、少子立、號登里可汗、而懷恩女爲可敦、寶應元年、帝召兵於回紇、而登里可汗已爲史朝義所誘、引衆十萬、闗中大震、帝遣懷恩及其母與可汗會太原、可汗大悅、遂請和、助討朝義、於是雍王以元帥爲中軍、拜懷恩同平章事爲之副、乃與回紇左殺爲先鋒、時諸節度皆以兵會、表裏夾擊之、朝義敗、輕騎走、懷恩進取東都河陽、使瑒及北庭兵馬將萬騎逐北、朝義遂走平州、自縊死、郭子儀以懷恩有平定河朔之功、讓位於懷恩、遷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初帝有詔、但取朝義、其他一切赦之、故薛嵩張志忠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

厥劾力行伍懷恩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乃悉請裂河北分大鎮以授之故嵩等卒據以爲患云時有詔護回紇歸國道太原辛雲京以懷恩與回紇親疑可汗見襲閉關不敢犒軍懷恩大怒表上其狀詔兩解之懷恩怏怏乃上書陳情曰臣之罪有六無所逃生往者同羅背逆以騷河曲兵連不解臣不顧老母從先帝於行在募兵討賊同羅奔殄是臣不忠於國罪一也斬子玢以令士衆捨天性之愛是臣不忠於國罪二也二女遠嫁爲國和親合從殄滅是臣不忠於國罪三也又與子瑒躬履行陣志寧邦家是臣不忠於國罪四也河北新附諸鎮皆握強兵臣之撫綏

反側時定是臣不忠於國罪五也協和回紇戡定中原二陵復土使陛下勤孝兩全是臣不忠於國罪六也其詞語慢狠帝一不爲嫌故詔宰相裴遵慶臨諭之遵慶至懷恩抱其足而泣且訴遵慶勸之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以爲嫌隙成矣奈何入不測之朝獨不見來瑱李光弼乎懷恩乃止又欲使一子入衛志誠又固止之懷恩即使瑒攻雲京雲京敗進攻楡次適偏將焦暉白玉等斬瑒首獻闕下懷恩入以告其母母曰我戒汝勿反今衆變禍且及我奈何即起提刀逐之懷恩走乃與部曲三百北渡河走靈武帝詔輦其母歸京師厚恤之母以壽終懷恩遂誘吐

蕃十萬入塞、進掠涇邠、祭來瑱墓、渡涇水、遂陷凉州、永泰元年、懷恩誘合諸蕃、號二十萬入寇、詔郭子儀屯涇陽、懷恩至鳴沙而病、還死靈武、范志誠統其衆、始懷恩立功、門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及拒命、士不弛甲凡三年、帝隱忍、數下詔、未嘗聲其反、及死、爲之惻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

李懷光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賜姓李、懷光勇鷙、敢誅殺、節度使郭子儀委懷光紀綱軍中事、軍中畏之、及德宗罷子儀副元帥、而以所部兵分諸將、故懷光遂爲寧慶晉絳慈

隰等州節度使懷光、引衆城長武、據原首、臨涇水以扼吐蕃空道、自是吐蕃不敢南侵、帝走奉天、懷光率所部奔命、時方雨淖、懷光奮厲軍士倍道而進、遂自蒲津絕河敗泚軍於醴泉、將抵奉天、先遣裨將張韶以蠟韜表、隨賊攻城、叩壘呼曰、我朔方使也、縋而上比登身被數十矢矣、時帝被圍急、聞之喜甚、卽持詔大呼城上、人心乃安、懷光又敗賊於魯店、泚解圍去、進加副元帥中書令、懷光爲人䟽而愎、誦言宰相謀議乖刺、度支賦歛煩重、京兆尹刻剝軍食、天下之亂皆由此等輩、吾見上且請誅之、盧杞聞之說帝曰、懷光兵威巳振、逆賊破膽、今入朝、則必宴勞留連、賊得

從容完備、卒難圖也、帝然之、乃勑懷光屯便橋、督諸將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赴難、爲奸臣阻隔、恚恨去、屯咸陽、數暴杞等罪、帝爲貶杞與趙贊白志貞、又劾奏上所信任中人翟文秀、帝亦殺之以慰其意、然懷光益自疑、堅壁八旬不出、興元元年、詔加懷光太尉、賜鐵券、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聖人疑懷光邪、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懷光養子也、演芬見懷光潛與朱泚通謀、乃遣其客郜成義詣行在告之、成義至奉天、先告懷光子璀、璀以告其父懷光、懷光乃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爲子、奈何欲破我家、今日負

我死其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演芬胡人苟免賊名而死死其心矣懷光怒使左右臠食之左右皆曰義士也令快死以刀斷其喉而去懷光又遣其將趙升鸞諜於奉天升鸞密告渾瑊曰懷光欲遣達奚承俊使我爲內應以脅乘輿瑊白發其奸於是請帝決走梁州百官遂入駱谷矣貞元元年朔方步將牛名俊斬懷光傳首以獻河中平馬燧渾瑊諸將之力也

藏書賊臣傳卷五十七 終

殘賊五

甯成等

太史公曰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罔嘗密矣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媮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

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圜斲琱而爲樸號爲罔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甯成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急如束溼猾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凌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上乃召成爲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

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
自以為不復收乃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
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貣陂田千餘頃假貧
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萬為任俠持吏長短
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
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氏焉由以宗家任為郎事文帝景帝
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修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
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
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汲黯
為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

後由爲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勝屠公當抵罪、議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太后問有子兄弟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爲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往、少溫籍、縣無逋事、舉第一、遷爲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按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封爲岸頭侯、甯成家居、上

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甯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吏稅肄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値甯成之怒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聞甯成家居南陽及至關甯成側行送迎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爲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壹切捕鞠曰爲死罪解脫

是日報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是時趙禹張湯爲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内史王温舒爲中尉温舒至惡所爲弗先言縱縱必以氣陵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效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銜之至冬揚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王温舒陽

陵人也少時椎埋爲姦已而試縣亭長數廢數爲吏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回夷之亦滅宗以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

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上聞之以爲能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爲內史憚之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爲廷尉而尹齊爲中尉坐法抵罪溫舒復爲中尉爲人少文居它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吏苛察淫惡少年投缿購告言姦置伯落長以收司姦溫舒多諂善事有埶者卽無埶視之如奴有埶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

執雖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動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埶者為游聲譽稱治數歲其吏多以權貴富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坐法免是時上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徙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

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死家直不滿五十金尹齊東郡茌平人也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爲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聲甚於甯成上以爲能拜爲中尉吏民益彫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後復爲淮陽都尉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楊僕宜陽人也以千夫爲吏河南守案舉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上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爲其伐前勞以

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

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與王溫舒、俱破東越、後復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爲彘所縛、還免爲庶人病死、減宣楊人也以佐史給事河東守、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廐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丞、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爲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壹切爲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至大、能自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其吏成信、信

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將吏卒闌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
格殺信、射中苑門、宣下吏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以周為爪牙、薦之
張湯、為廷尉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
與減宣更為中丞者十餘歲、周少言重遲、而內深次骨、宣
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司、上所欲
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
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
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
利口
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

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太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大氐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始周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爲郡守、家訾累巨萬矣、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爲治者、大

抵罪放王温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
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主
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
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羣以百數於是
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乃使光祿大
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
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
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
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
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

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

趙禹張湯

趙禹者、斄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爲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張湯杜人也、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

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湯給事內史為甯成掾丞相武安侯徵湯為史薦補侍御史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上以為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禹至少府湯為廷尉兩人交驩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奏讞疑事必豫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揚

六〇是〇〇

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摧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

者曰固爲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當釋聞即
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所治
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
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
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
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
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
譽而深刻吏多爲爪牙用者其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
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之湯爭不可繇是益尊任遷御
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

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
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
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忘食丞
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
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辠則自公卿以下
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匈奴
求和親羣臣議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湯曰此愚儒無知
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
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
之爲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

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間山自度辯
窮且下吏曰能乃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
後羣臣震讋湯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與錢
通及爲大吏而甲所以責湯行義有烈士風湯爲御史大
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爲御史中丞
薦數從中文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湯有所愛史魯
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
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變事從迹安起湯陽驚曰此
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病爲謁居
摩足趙國以冶鑄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

求湯陰事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
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
治它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陽不省謁居弟不知
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
嘗與湯有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
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
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
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
始長史朱買臣素怨湯王朝齊人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
短長剛暴人也官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

史誣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爲請奏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它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知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爲湯乃爲書謝曰湯無尺寸

聖主

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它羸。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江充

江充趙國邯鄲人、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趙敬肅王、太子疑齊以巳陰私告王、與齊忤、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兄父、按驗、皆棄市、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為姦、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衛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上書訟太子辠、言充逋逃小臣、苟為姦偽、激怒聖朝、欲取必於萬乘以復私怨、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

贖丹罪上不許充敗趙太子以充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没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勲中黄門逮召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宫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盡劾没入官後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

上聞之以教敕亡素也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爲水衡都尉後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是爲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爲蠱祝詛有與亡莫敢訟其寃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

乃國王父子不足耶、乃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由是遂敗、後
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嚴延年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父爲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丞相府、歸爲郡吏、以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反致譴責、坐法至死、延年亡命、會赦出、復爲掾、宣帝識之、拜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又爲丞相掾、復擢好畤令、遷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

守冢人畢野白等、由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爲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即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延年意怒、乃出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吏皆股弁、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豪彊脅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

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內之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延年爲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泰甚中傷者多尤巧爲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吏不得聞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故河南號曰屠伯是時張敞爲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菟

大是

極惡

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
報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斃莠盛苗穢何可不鉏自矜
其能終不衰止時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為治時年屢豐鳳
皇來下上賢霸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
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己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
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
邪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為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
相御史不知為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後左馮翊缺
上欲徵延年符已發為其名酷復止延年疑少府梁丘賀
毀之心恨會延年察獄史廉有臧不入身坐選舉不實貶

獄延年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丞義年老頗悖素畏延
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爲丞相史實親厚義無意
傷義也饋遺義甚厚義愈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因取
告至長安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即飲藥自殺以
覔見使之
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有此數事延年坐怨望非謗政
治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
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
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
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
民顧乘刑罰多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

重頓首謝因自爲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

裴延齡

裴延齡河中人盧杞秉政引爲膳部員外郎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寵因建言左藏天下歲入不貲耗登不可校請別舍以檢盈虛於是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爲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爲賸庫樣物三十萬

絹爲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爲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貫與給皆盡樣物與帛固有藉延齡但多其簿歲吏員以詭帝實於財用無所加也俄奏請令京兆府以兩稅青錢市草百萬圍送苑中宰相陸贄趙憬以爲若市送百萬圍即一府百姓自冬歷夏般載不了百役供應須悉停罷請令府縣量市三二萬圍各貯近處他時要即支用不從他日帝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殿一棟將壓念易之未能也延齡曰宗廟至重殿棟微矣且陛下本分錢用之亡窮帝驚曰本分錢奈何對曰此在經誼愚儒不能知按禮天下賦三之一以充乾豆一以事賓客

一君之庖厨、陛下所御、饔餼簡儉、以所餘爲百官廩料殘錢未盡也、則所不盡者、爲本分錢、以治殿數十、尚不乏況一楝哉、帝頷曰、人未嘗爲朕言之、又造神龍佛祠、須材五十尺、延齡妄奏同州得大谷木數十章、度皆八十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山無巨木、皆求之嵐勝間、今何地之近材之良邪、延齡曰、異材瑰産、處處有之、待聖主乃出、今生近輔、豈開元所當得也、帝悅、是時陸贄極論其譎妄不可任、帝以爲排娟、愈益厚延齡、會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皆指延齡專以憸僞罔上、帝怒、乃罷贄宰相、左除滂等官、延齡又言贄等失權怨望、天子惑之、乃下詔斥

逐贄等朝廷震恐延齡資苛刻又刧於利專剥下附上肆騁譎怪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但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斷用之屬疾臥第使者日三四輩既死悼念不已焉初陽城自處士爲諫議大夫天下皆想望風采既至官日夜痛飲韓愈作爭臣論以諷之城亦不以屬意及贄等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無敢救者城即帥拾遺王仲舒歸登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邪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爲之營救乃解張萬福聞之伏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

歲、萬福武人、自此名重天下

皇甫鎛

皇甫鎛、登進士第、累遷司農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鎛裒會嚴亟、以辦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遂同平章事、猶領度支、崔羣裴度極論鎛姦邪苛刻、其辭切至、帝以天下略平、欲崇臺沼宮觀、自娛、鎛與程异知之、故數貢羨財、又賂吐突承璀爲奧援、以故帝排衆論、決任之、反以度爲朋黨、不納其言、帝敕內帑所餘、詔度支評直、鎛貴售之、以給邊兵、故繒陳綵、觸手輒壞、邊士怨恨、聚而焚之、裴度以聞、鎛指所著韡、曰此內庫所出、牢靭可服、彼言

不可信也、鑄又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共薦方士柳泌浮屠大通爲長年藥、帝惑之、穆宗在東宮聞其姦妄、始聽政貶鑄崖州司戶參軍、卒、泌自云能致不死藥、因言天台山、仙靈所居、多異草、願官天台、乃拜泌天台刺史、賜金紫、諍臣固諫、以爲列聖亦有寵方士者、未嘗使牧民、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于君父何惜乎、乃不敢言、泌驅吏民采藥山谷鞭笞苛急、竟無所獲、懼詐窮、舉族遁去、浙東觀察使捕得之、鑄與道古營解、復得待詔翰林、大通自言百五十歲、及鑄事敗、乃與柳泌并誅、泌繫京兆府、獄吏責泌、泌荅曰、皆道古皇甫鑄教我也

蔡確

蔡確、字持正、晉江人、父從陳、確有智數、不謹細行、第進士、調邠州司理叅軍、以賄聞、轉運使薛向行部欲按治之、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反以為奇、更加延譽、韓絳宣撫陝西、見確所製樂語、亦以為材、薦於開封尹韓維、維絳弟也、維又薦之安石、安石用鄧綰薦、為監察御史裏行、時開封府鞫伯州民訟事、連判官陳安民、安民令其甥文及甫求援於宰相吳充之子安持、確言事關大臣、非開封府可了、遂移御史臺、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之、亦與開封府獄同事多不讐、王珪奏遣確詣臺參治、確遂鍛鍊成獄、潤甫

均不能制密奏確慘掠罪囚確伺知之詐使吏爲使者慮問囚若稱寃輒加苦辱及帝遣諫官内侍審直囚皆怖畏言不寃矣由是潤甫均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役法皆成其手太學生虞蕃訟其學官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共爲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羮飯餅胾舉投其中以杓混攪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則一一皆承遂劾參知政事元絳有所屬請出絳知亳州而確代其位確自知制誥爲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唾罵而確自以爲得計吳充

數爲帝言新法不便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爲相一遵何約束且法陛下所建立一人協相而成之一人挾怨而壞之民何所措手足乎充屢屈法遂不變元豐五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確既相屢興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柄歸中書確說王珪曰公在相位久必得中書令珪信之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爲然故確名爲次相實顓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手而已哲宗立確轉左僕射兼門下韓縝人相

中書、用其兩姪爲列卿、確風御史中丞劾縝始詔三省、凡取旨事、及台諫官章䟽、並執政同進擬、不專屬中書、蓋確畏失權、又復改制也、元祐元年、罷確知陳州、又奪職徙鄧州、初神宗疾革、王珪議建儲事、確與同列皆在側知狀、及確出守鄧、陰與章惇邢恕等合謀、謂珪當日懷異意、賴已擁護故、不得逞、欲以上誣高太后、下陷珪等、結帝之歡、以固寵專權、賴故諫議大夫張燾范祖禹、司諫吳安詩王巖叟、正言劉安世等、連上章乞正確罪、乃復責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確遂卒于貶所、先是神宗謂執政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王珪憂甚、計不知所出、確曰、陛下久欲收

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確珪遂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珪意以為上既用兵必不召光雖召光必不至已而果不召光永樂之敗死者十餘萬人珪實為之而確實啓之也珪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率導諛將順當時目為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得聖旨也

邢恕

恕陽武人從程顥學因出入司馬光呂公著之門神宗不豫恕與蔡確客謀語宣仁后之姪公繪曰家有白桃著花道書言可療上疾邀與歸視之至則執其手曰蔡丞相令

布腹心、上疾不可諱、延安冲幼、雍曹皆賢王也、公繪驚曰、
此何言哉、君欲禍吾家耶、急趨出、恕計不行、反宣言太后
屬意雍王、與王珪爲表裏、恕因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鉤致
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劒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
誅之、旣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矣、恕益無所施、晳
宗立、遷起居舍人、又爲公繪具奏、乞尊崇朱太妃、爲高氏
異日計、后詰之曰、汝素不識字、誰爲之者、公繪不得隱、以
恕對、具上其藁、恕遂出知隨州、恕久斥外、蓄憤怨、間道謁
確於鄧州、時確再貶守鄧也、恕遂與確謀、曰者所造定策
事、及司馬康赴闕、恕招康道河陽、因勸康作書稱確、康與

恕同年登科、恕又出其父光門下、信之、恕本意謂康司馬光之子也、既云爾、則確定策事、可信無疑、會吳處厚梁燾等、奏確與恕咸指康書爲証、故確遂遠竄、恕亦坐責監永州酒稅、章惇蔡卞得政、復引恕自助、召爲御史中丞、恕既處風憲、遂証宣仁后有廢立謀、又敎蔡懋上文及甫私牘、歷詆梁燾劉摯云陰圖不軌、加司馬光呂公著以凶悖名、惇使蔡京置獄於同文館、組織萬端、將悉陷諸人於族、有高士京者、嘗與恕同官、恕一日置酒問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是時、王珪

爲相欲立徐王遣公兄士充傳道語言禁中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誘士京以官爵曰公不可言不知當爲公作此事因令所親信爲士京作奏上之琪由是得罪而恕得數登對後揣帝薄惇屢言惇短故爲惇所陷出知汝州徽宗初蔡京當國經營湟鄯起恕爲鄜延經略安撫使旋改涇原恕乞築蕭關釆車戰法爲淺攻計又欲使熙河造船直抵興靈以空夏國巢穴其謀皆迂誕類兒戲不可用帝亦燭其妄而京力主之已而夏人寇鎮戎欲趨渭川警奏至京師京懼恕乃奪職卒年七十恕本從程門得游諸公卿間而反覆行險爲司馬光客即陷司馬光附章惇即背章

惇至與三蔡爲心腹上譖孟后下誣忠良非宣仁后聖慈深信帝心中外咸戴則禍及宗社矣

史嵩之 附彌遠

嵩之彌遠之侄歷進士累官知襄陽府嵩之既相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似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淳祐四年嵩之遭父喪起復太學生黃愷伯等皆上書論之不報及杜範入相延徐元杰議政事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左相范鍾歸而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遂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朝廷矣詔付臨安

府鞫治常所給使之人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奸邪爲慮未幾腫疾暴死杜範入相八十日卒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者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以書諫曰伯父秉天下之大政未聞辨天下之大事徒聞包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匱於應辦輦金帛輓芻粟者絡繹於道路一則曰督府二則曰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州不守議者多歸咎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劉之傑爲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

可以援蜀、東可以救淮北、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盡損藩籬、深入堂奥、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得矣、其如天下蒼生何、是以饑民叛將、乘虛入擣、侵軼於沅湘、揺蕩於鼎澧、江陵之勢苟孤、則武昌亦未易守、荆湖之路有警、則江浙諸郡、又焉得高枕而卧也、况殺降失信、則前日徹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内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几上之肉耳、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人謂禍起蕭墻、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首、爲伯父苦口極言者也、居無何而璟卿又暴卒

史彌遠、慶元鄞人、宰相浩之子也、淳熙十四年、舉進士、韓

侂胄誅彌遠相寧宗共十有七年寧宗崩彌遠廢濟王竑立理宗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任憸壬理宗德其立巳之功雖臺諫言其姦惡弗恤也濟王竑者孝宗子魏王愷子柄之嗣子也柄薨封沂王初柄無子詔以竑爲其後及太子詢薨上乃立竑爲皇子竑好鼓琴彌遠買孅人善鼓琴者納諸御而厚廩其家使孅人瞯竑動息以告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宮壁有輿地圖竑指瓊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常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竑又書字於几曰彌遠當决配八千里竑左右皆彌遠心腹彌遠日夕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眞德秀時兼宮教因

力辭去位臨行諫曰太子若能孝于慈毋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不然可慮也宗子貴誠初名與莒係燕懿王德昭之後其毋全氏家于山陰初慶元人余天錫爲彌遠府童子師彌遠以帝未有儲嗣而沂王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爲名陰擇宗室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彌遠密語之曰沂王無後宗子賢者幸具以來天錫抵紹興會大雨過全保長家保長知其爲丞相館客具鷄黍甚肅須臾二子立侍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彌遠乃使天錫密語保長載至臨安補與莒秉義郎賜名

貴誠、立爲沂王後、更名昀、十七年、帝大漸、彌遠夜召昀入、宮、立爲皇子、即帝位、而廢竑爲濟王、彌遠及鄭清之之謀也

藏書賊臣傳卷五十八終